

用而復散文集



作者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许多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人物的交往记叙，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愈加使得本书在浩瀚书海中不同凡响。

丰富的人生经历，深邃的学识修养，独到的文章风骨，广博的历史画面，构成了这套散文集独到的风景线。

华夏出版社

周而復散文集

第二卷



陆定一和朱学范、叶圣陶、周而复在一起。



习仲勋，齐心夫妇和周而复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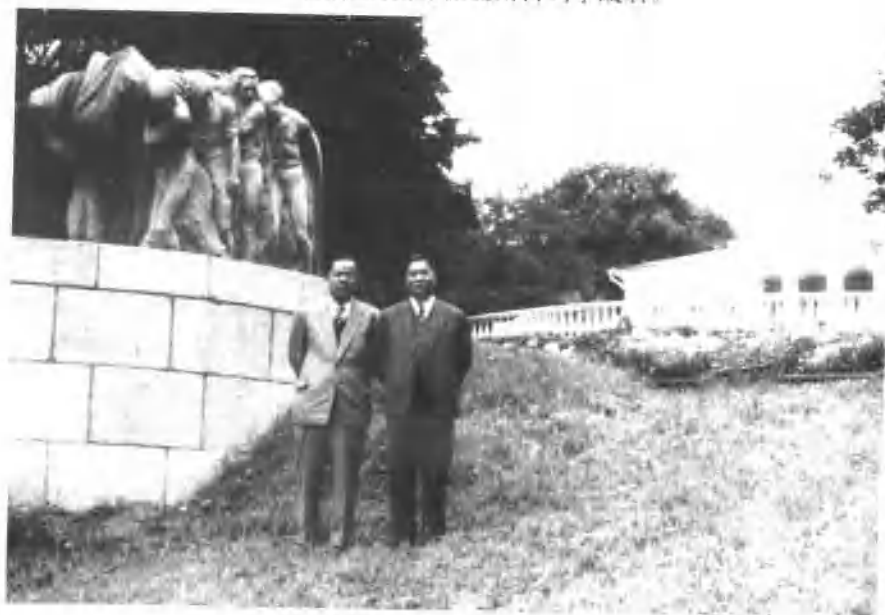


巴金，靳以，孔罗荪和周而复
在北海公园。



郭化若和周而复在庐山。

刘晓和周而复在莫斯科列宁故居。



楼适夷在
寓所与周而复
交谈。



冯乃超、
胡风与周而
复在香港。

于玲在寓
所与柯灵、周
而复交谈。





许逢新和周而复等在山东邹县。



张天翼、
葛琴、蒋牧良
和周而复在香港。



周而复与聂绀弩、洪适在香港。

目 次

浪 淘 沙

- 3 不屈不淫征气性
——悼念马寅初同志
- 18 遥望南天慰忠魂
——怀蒋牧良
- 27 冯乃超同志二三事
- 35 一件事挂在他的心上
——忆卜毅夫
- 42 新上海的序幕
——怀念陈毅同志之一
- 50 上海人民站起来了
——怀念陈毅同志之二
- 75 知 音
——怀念陈毅同志之三
- 86 春 蚕
——怀念李维汉同志
- 111 梦的追求
——忆任叔

123	辨材须待七年期
	——忆曹荻秋同志
133	从冬天到春天
	——忆田间
143	数叶迎风尚有声
	——忆绀弩
162	浪淘沙
	——忆丁玲
178	长相忆
	——忆念吴奚如同志
186	心 声
	——忆秦似
195	在法租界监狱里
	——记刘晓同志一段往事
211	坚持真理的战士
	——怀念许涤新同志
230	与大海永存
	——纪念沈尹默先生
260	他活在人们心中
	——纪念白求恩同志逝世五十周年
264	时代的歌手
	——忆塞克
284	白首寄苍生
	——忆黄药眠同志
303	统一战线的光辉
	——记习仲勋同志二三事

329	乘理虽死而非亡 ——忆周文
341	献身在火的怀抱中 ——怀念靳以
349	离世异俗 独行其意 ——记适夷
360	务求真实 ——怀念茅盾先生
371	敦厚老实的学者 ——忆艾思奇同志
379	碧血丹心信且坚 ——怀念郭化若同志
392	一瓣心香 ——再怀以群
402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怀念陆定一同志

浪 淘 沙

不屈不淫征气性

——悼念马寅初同志

一、敢言敢怒

我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已经好了六年多，这段时间因为情绪受外界干扰，有人使我不断生气，又出血了。四月十六日早晨六点钟到北京医院看急诊，给留下住院了。张惠大夫要我卧床休息治疗，谢绝会客。

整天躺在病床上的日子是不好过的，附近病房的动静常常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病房十分安静，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但东边隔壁病房里有时传来高声喊叫的声音，使我感到奇怪，那是什么病人呢？怎么那么高声说话呢？护士告诉我东边病房里住的是百岁老人马寅初同志。他耳朵有点聋，需要大声对他讲话。

等到大夫同意我可以下床走动走动，我首先去看马老。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插着鼻饲管，眼睛微微闭着，面孔清瘦，显得十分清瘦。这时，他的侄孙女在看护他。她附着马老的耳朵，大声告诉他我来看望他了。他睁开眼睛望了我一下，向我微微点了点头。我紧紧握着他骨瘦如柴的右手，柔软而又苍白，高

声向他问候。他已听不清楚我说什么了。

他虽然躺着，不大能说话，可是眉宇间那一股不屈不淫的凛凛的浩气，隐隐还可以看到。我立即想起抗战时期马老在重庆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坚强不屈的斗争往事。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之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抗战了。本来就十分落后的中国经济，几乎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国民党军队不断败退，丧失大片国土和许多重要城市，国民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但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利用他们控制的政治军事特权，强取豪夺，横征暴敛，他们的财产像是天文数字，连自己也算不清楚，人民过着颠沛流离日益贫困的生活，敌人又步步紧逼，抗战经费越来越困难了。

经济学家马寅初，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又是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就主张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马老说：“战时过分利得，英文谓之 War Excessive Profit，重在‘过分’两字。故战时过分利得税只就因战争而获得意外收入的事业征利得税。”他这个主张没有能够实现。到了一九三九年，抗战经费更加困难了，他在立法院正式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作为抗战经费。他说，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迅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中之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

马老义正辞严的提案和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向社会呼吁，不仅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疮疤，而且要在四大家族身上开刀——先从大官中之发国难财者入手！国民党统治集团对马老恨之入骨，但对马老这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又不敢遽下毒手，于

是先来软的——手：请他到美国考察经济，用争取英美援助的名义，想把他送到国外。马老不为所骗，斩钉截铁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我决不开离祖国！”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诱之以利禄，派人劝说马老，说什么局势严重，希望共体时艰，战时经济难搞，请他主持财政部，也可以当中央银行总裁；甚至有人拉马老也买点黄金美钞。对高官厚禄，马老视如粪土，巍然不动，坚定地回答他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我马寅初一不做官，二不发财。”马老继续向社会呼吁。

黄炎培请马老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向各界人士讲演，那天他把儿女马本初等都带去了。过去马老出去讲演从来不带子女，这次为什么带上？马本初当时还是个中学生，感到诧异。但听到他父亲激昂慷慨的话，心里明白了。马老是这样说的：今天我把儿女都带来了，我的讲话，就算给他们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不惜死于后方。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呢？在南京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见不得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在会场的警察宪兵们，你们要逮捕我么？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不迟。马老又一次提出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的主张，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人们簇拥着他上了去沙坪坝的公共汽车。宪兵警察吓得无从下手。

软的一手，高官厚禄，对马老都起不了作用，于是来了硬的一手，四大家族指使他们的特务向马老威胁，对马老警告：“再要攻击，将以手枪对待！”马老正义凛然，铁骨铮铮，毫不畏惧地说：“我所讲的全系事实，有理有据，非讲不可！”当然，

他也预感到四大家族可能要向他下毒手，嘱咐家属做好思想准备。

重庆大学经济学社邀请马老讲演，闻风而至的人越来越多，重庆大学的礼堂容纳不下了，礼堂外边的空地上也挤得满满的，大家凝神谛听马老痛斥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种种罪恶，迅速传开去，轰动了沙坪坝磁器口这个学校区，轰动了毒雾弥漫的重庆这座山城！

二、横眉冷对

马老正在吃早饭，他的住宅突然被一个连的宪兵包围了，宪兵团长走进他的小饭厅，对他说：“委员长要见你。”马老预感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但他有意反问：“我是立法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没有关系；我主要工作是大学教授，和军事委员会也没有关系，我不去！”宪兵团长奉蒋介石之命逮捕马寅初，岂容马老说话，用着命令的口吻对马老说：“委员长一定要见你！”马老立即放下碗箸，扣好加在长袍上的马褂扣子，从容不迫地跟宪兵团长走了。他的住宅外边，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了。

这事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清晨，因为时间早，马老住宅在重庆大学校门内侧，离学生宿舍、食堂较远，当时学生都不知道。等到马老去后，被捕消息传出，群情激愤，进步学生准备游行示威，罢课抗议，要求释放著名教授马寅初。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欺骗世人，要“中央社”发了一条假消息，说什么“马寅初奉命调到前方战区考察战地经济，业已首途云云”。纸包不住火，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马老被捕以后，毫无音讯，家属不知道马老被囚禁在什么地方。三个月以后，马老才被允许给家属通信，内容显然受了严格的限制，什么也不

能谈，只是说他在贵州息烽，虽然不能看望，但每天可以看到报纸。这信是蒋介石侍从室派人送来的。家属可以回信，也受限制，一不准封口，二要由侍从室转。原来马老被捕以后，就押解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囚禁了。八个月以后，又押解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马老家属因为马老被捕，处境日益困难，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勒令他们搬家，生活也发生了困难。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奉命给马老家属送来五千元法币和一支自来水钢笔，并说明是蒋介石送的。马老被捕以前，曾经再三嘱咐家属，万一他被捕了，蒋介石如果送任何东西来，都不要接受，家属根据马老嘱咐，坚决把五千元和笔都退回去了。

马老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坚决呢？一九三九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这一年，在重庆，周恩来同志会见了马寅初教授，谈了抗战的形势和中国人民应走的道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经希望从经济方面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多少年来他都在寻找。他父亲有实业救国的思想，生了五个儿子，最小的一个是马寅初。他们老家是浙江嵊县浦口，开了一个小酒坊，马老十七岁以前在酒坊里边工作边学习，继承他父亲爱国爱民的思想。直到十七岁，才由同乡张老先生带到上海一个书院里读书，每月他只有四毛小洋的零用钱，晚上在油灯下看书只用一根灯芯，同学们怕光线不足看坏了眼睛，劝他加一根灯芯。他说：我没有钱，用不起两根灯芯。一九〇六年他在北洋大学毕业后，被送到美国留学，先在耶鲁大学学经济学，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学，获得博士学位。王正廷是他的同班同学，曾经对他说，要善于把握时机，现在回去可以做官。他说：我到美国留学，是为了研究学问，救国救民，不是想当官。王正廷先回国了。一九一五年马老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有十年左右

时间。这期间，他反对万国储蓄会，认为这是搜括民脂民膏的组织。在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马老被邀请到浙江省政府工作，他主张禁鸦片。但在国民党统治区鸦片不可能真正禁止，有些国民党官员就靠禁止鸦片发财，越禁越多。他的主张自然不可能实现。孙科派叶楚傖邀请他担任立法委员，他主张反对“私盐”，提出粮食法，建议粮食由国家主管，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同意。抗战时期，马老提出办战时过分利得税和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这些深得人民拥护的主张，还没有触及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也不能实行。他回想过去只在经济方面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一次又一次失败了。周恩来同志一席话，在马老面前展开了走向新中国的远大图景，他这时深刻认识到怎样才能救中国。他否定自己的过去，肯定未来的道路。他的态度比钢铁还要坚硬。他后来说明自己的转折点：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1959年《重申我的请求》）

他在监狱里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向国民党统治集团低头。

马寅初被捕的消息震动了重庆和大后方，重庆大学联合全校进步同学组织援马大会，各界人士也纷纷要求释放马寅初，黄炎培、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奔走呼吁，周恩来同志更是设法从各方面营救马寅初。在国民党集团统治下的重庆，言论和集会是没有自由的，周恩来同志常常通过红白喜事进行活动。重庆大学进步学生也学习这些活动方式。马寅初教授是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农历五月初九）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为了营救马老尽早出狱，决定提前在三月三十日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